

中国民间有三大“鬼节”：清明，中元，寒衣。中元就是农历七月十五，俗称“七月半”。佛教称作“盂兰盆节”。这是一个围绕着祭祀鬼魂为中心的节。

祭祀是华夏典礼的一部分。大千世界，祭礼繁杂。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祭祀文化。扬州风俗谚语中就有“早清明，晚大冬，七月半的亡人等不到中”之说。不同的祭祀日，祭祀活动的时间也各有不同。清明祭祀越早越好，冬至这天宜晚，七月半这天最适合在午饭之前。

祭祀的饭菜一般四样：红烧肉、凉粉、青菜烧豆腐、鱼。米饭一碗，竹筷一双，香炉烛台一副。米饭是先盛在一个小碗里，再倒扣在另一只稍大的碗中，最后将筷子插在米饭上。小时候，我无事就常学着大人祭祀时的样子扣米饭，插筷子。祖母见了立即跑过来拔去筷子，倒回米饭：小祖宗。插不得！不作了！

祭祀的饭菜端正地摆在桌上，点好香烛，就开始烧纸钱。纸钱是黄色的毛边纸，上面凿了很多长长的圈眼。烧纸前家里的男丁将把毛边纸一张张的叠好，叫做“划纸”。过去烧纸的必须是男丁，女孩子烧了老祖宗收不到。很分明这是男尊女卑的思想。现在就不一样了，只要心诚，只要有孝心，谁烧都一样。除了毛边纸，还有元宝、银元宝。都用锡箔纸折成。烧纸的时候，家里的大门要打开，好让亡灵进来。

纸钱烧完，按长幼顺序磕头，念叨祝祷。一切完毕后，一家人洗手吃饭。所以七月半这天既是祭祀的日子，也是全家人相聚的日子。

除了在家，还有很多人家在寺庙里祭祀，更显庄

七月半

□ 濮颖

此塔建于唐僖宗年间，历尽风雨，有南方大雁塔的美誉，外表虽斑驳陈旧，却风采依然。千百年来一直骄傲地屹立在运河中心的绿岛上。特殊的历史传说，特别的地理位置，镇国寺因此闻名。去镇国寺，有水陆两条路。陆路从长虹卧波的运河二桥过去。水路从琵琶闸乘坐专门的渡船。这条船不收费，渡有缘之人，渡天下众生。夏夜，我最喜欢站在运河堤上远眺镇国寺的夜景：水中央，一座孤岛，孤岛上，一座古刹。这一切倒影在绿宝石一样的河水之中。水中岸上连为一体，影影绰绰，如梦如幻。果然是“不惜秋波重一转，水中陆上两相宜。”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的七月半，祖父带领全家人祭祀。村干部来找我，叫他不要搞封建迷信。祖父头都没抬：“什么叫封建迷信？烧纸看人心，上代传下世。”今天看来，祖父的简单朴实的话语中其实蕴含了丰富的道德与伦理的内涵。祭祀活动是活着的人对离去亲人的一种感激和怀念，是与另外一个世界的对话，是灵性的自发，是情感的延伸，是最基本的信仰。这里饱含了生者对死者的思念，对生命的敬畏，也是人类种族和精神的一种延续。

这几年总梦见逝去的祖父母，都在七月半之前，不是对我鞋子坏了，就是衣服旧了。醒来满脸是泪。一到七月半，我就会去镇国寺祭奠他们。在这里，我虔诚祈愿，告诉他们，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但是亲恩难忘，牵挂还在。

严。每逢祭祀日，极乐庵与镇国寺的香火特别旺。极乐庵在城南的一条巷子里，规模不大，倒也精致齐全。镇国寺因唐代的一座七层方塔——镇国寺塔而得名。

□ 周荣跃

“松江太守明日来”

工作生活中，想要做好事，办成事，往往要能沉住气，胸有丘壑，沉稳淡定，不慌不忙，事缓则圆。而很多人不谙此理，炮筒子脾气一触即跳，眼里容不进沙子一不顺眼就怒，遇事光看表象，不问原委，急于作为。而急则生偏，偏则败事。古人有几则故事，值得我们省思。

先说孔子的弟子子贡一叶障目、瞎作为的小故事。有一次，孔子师徒因在野外，断粮七天，好不容易换来一点米，让颜回煮粥。子贡无意间经过灶房，竟看见颜回端着满满一勺粥先吃了起来。子贡很不高兴，颜回这小子当面君子背后小人。于是气冲冲地到老师那儿告状：“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子曰：“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子贡又问：“若是颜回会怎样？”老师说：“颜回不会这样。”子贡这才告诉老师，他看到的这一幕。孔子带着众弟子来到粥房，对颜回说：“颜回啊，我想先用这得之不易的粥来祭祀，你来操办吧。”颜回摇头道：“不行啊，老师，煮粥的时候，房顶上有一块泥块掉到锅里扔了太可惜，所以我已经把污染了的那块粥吃了，这样还可以省出一个人的饭。但是这样的粥是不能祭祀的啊。”孔子听了，看了一眼子贡，就离开了。

无独有偶，林则徐年轻时性子急躁，遇事不称心就要发怒。他的父亲多次劝告，见效不大。一年林则徐将赴外地上任，临行前父亲给他讲了一个县官光凭恻情判案，急于作为，后悔莫及

的故事。从前有个县官非常孝敬父母，最恨不孝的犯人，判罪也特别重。一天，有两个人捆了一个嘴里塞着东西的年轻人来见官，说这年轻人是个不孝之子，不但骂他娘，而且还要打他娘，把他捆住后仍不停地骂，因此用东西把他的嘴巴堵着。县官一听，火冒三丈，立即吩咐重打二十大板，把那年轻人打得皮开肉绽。这时有个老婆婆拄着拐杖进来，边哭边诉道：“求青天大老爷做主，刚才有两个强盗来抢我家的牛，我儿子一个人打不过两只手，被强盗绑了去，不知弄到哪儿去了。请求老爷赶快替我找儿子。”县官这才明白，原来打的就是个孝子。真是一时性急，判错了案。

相比之下，明朝人赵豫的做法则令人学习。他遇事不慌不忙，似“不为”实“有为”。他在出任松江太守时，深入察访，因事制宜，政绩斐然。每当看到前来告状的人不是什么急事时，便会对他说道：“你明天再来吧。”开始大家都为此笑话他，所以也就有了“松江太守明日来”的歌谣。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一般是来打官司的人，往往都是因为一时的愤怒，经过一夜的冷静之后，可能就会心平气和了，或许会听从的众人的劝解，不再起诉了。因而也就平息了很多无谓的纷争。“莫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太守赵豫之所以能举重若轻，宽厚放达，是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作出了高明决策。也只因他不贪图功利，不追求所谓的“办案率”，不急躁不浮躁，才做到了简约而又高效，留下了“清勤和缓”的千古美名。

你站在那儿，只要冲着车一招手，车就停在你的身边，仿佛刹车在你的手里。你刚上车，售票员便招呼着，哪里下，提前说下哟。我佩服司机简直就是个活地图，随你说出沿途的哪一处，他都能准确地停好，比如某个超市、某个学校、某个路口等。当然，也有极少的例外。我第一次听说光福寺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例外中得来的。乘客在行进的车上躁脚，着急地大声地嚷着停车、停车！司机赶紧刹车，乘客边收拾行李便埋怨道，不是早告诉你在光福寺下的吗？车门一开、一关，司机一脸无辜与茫然。也许，他忘了此处要停一下车，也许，他与我一样，竟也不知光福寺的所在。

记忆中的童年，印象最深的，是夏日的夜晚，队里男女老少一起在河边场头乘凉的情景。

夏夜乘凉

□ 朱禄山

“三伏”天，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时节。那时，条件差，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白天人们或躲进树荫下避暑；或跳进河里，浸在水中驱暑。到了晚上，人们几乎都露宿在外纳凉。有的从家中搬出一张长条桌当床，有的卸下一扇板门为铺。家庭条件好的支个蚊帐避蚊，条件差的，在上风点个蚊烟驱蚊。一把芭蕉扇是当时人们驱暑避热的唯一选择。

那时我家住在离生产队打谷场不远的地方。夏日的夜晚，纳凉感到最惬意、最开心的，莫过于到场头，睡在我们生产队倒扣在石碾上大木船的船底上。船正常浮在河面上，何以倒扣在岸上？那时，生产队一带还没有出现水泥船和其它材质的船，我们队里的船都是木船。木船每年夏天的“三伏”天，都要拖上岸进行一次维修，称之为“伏修”。之所以放在这个时节维修，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三伏”天正是农闲季节，船也使用得少，这时维修不会耽误什么；二是“三伏”天，气温高，木船维修后需油几遍桐油，暴晒后桐油容易干，这个时节维修正适宜。我们队里的这条大木船在周边生产队来说是比较大的，它载重近两万斤。这船的后舱安装了龟壳棚，出远门时，可供人们睡觉挡风挡雨。尾部有一大木舵浸没在水中，行船时靠它控制木船前行的方向。前部有大小不等的三个隔舱，平时舱口敞开，方便装卸粮食、肥料。出远门时，舱口铺上艙板，便于撑船“跑篙”（跑篙就是撑船的人在船头挨着船边下篙，双手用力撑篙后，将竹篙梢头顶在肩窝处，一只手扶着竹篙，靠胸脯用力顶篙，人顺着船行的逆方向，在艙板上向船后艙行走的一种撑船方式）。这船据说是我们庄上一个地主在解放前定制的，解放后归集体所有。由于风霜雨雪的侵蚀，常年累月的使用，每年都要维修一次。为了方便维修，一进入“三伏”天，生产队里的所有男女劳力，在队长的带领下，齐心协力把它拖上岸，再把它倒扣在四个碾场的石碾上，高高搁起，船底朝天。船一般搁在场头河边，没有挡幔，只要有一丝穿河风，人就感到凉爽。在当时，还有比这更好的纳凉场所吗？

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到天然浴场——河中洗

过澡，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小孩们就先爬上倒扣的船底上，无拘无束，嬉耍打闹。不一会，大人带着葵扇和单被（即棉被的被面或被里的俗称）陆续登上船底来乘凉，我们的小孩就安静了许多。那是因为大人们到来，活动空间变小了，条件压缩了我们；另外，大人们从安全考虑，嬉闹容易出事，人为地管束了我们。但这也为我们孩子们打开了另一片天地。邻居徐大伯开始了他的说古（讲故事），什么《孟姜女哭长城》《张骞遇背宝塔》《尖屁股吉高》《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沈万三的聚宝盆》等等。我被徐大伯的故事深深地所吸引，对徐大伯的强记博闻由衷敬佩，从中也对真善美、假丑恶有了初步的认知，我以为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

给乘凉的人群带来欢乐的要数龙喜哥夫妇俩。龙喜哥是我们大队公认的人才。他是一九六二年高邮师办解散回乡的青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像这样文化水平的，全公社能有几个？龙喜哥娶的媳妇也不含糊，是一九六〇年分配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上学的上海知青。据说他俩是老亲做亲，否则他俩怎么会走到一起？龙喜哥会拉二胡，龙喜嫂会唱歌，夫拉妇唱，天生一对。在大家的热情相邀下，清幽的歌声伴随着优雅的琴声不时在人们的耳畔响起《四季歌》《月儿弯弯照九州》《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九九艳阳天》《珊瑚颂》等歌曲，让所有乘凉的人们都沉浸在他们的歌声和琴声里。有时龙喜哥也会单独拉家乡的《梳妆台》《大陆板》《探亲》《小放牛》《杨柳青》等扬剧小调，一些大伯大妈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上一两段，使得人们忘记了年龄，忘记了酷暑，忘记了时光。我以为那是我最初的音乐启蒙。

最惬意的是躺在倒扣的船底上，仰望天穹，听老人们讲天象。那时几乎没有污染，河水清澈见底，天空蔚蓝深邃。能看到白云绕月，繁星眨眼，流星划空。老人会指着天上的星星一一告诉我们星星和星座的名称：牛郎星、织女星、北极星、北斗星、启明星等等，还向我们讲了诸如月球的盈亏、太阳的出没、行星的冲合、日月的食食等天象知识。引得童年的我生出无数的遐想和向往。我以为那也是我最初的天文知识的启蒙。

儿时夏夜的乘凉，给了我这么多的启蒙，它不亚于学校给我的教育。如今每每忆起在场头河边倒扣的船底上乘凉的情景，还是那么清晰。真想再回到那次乐、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再享受一下那难忘的夏夜乘凉。

三垛有个光福寺，听说这个名字应该是我三十岁以后的事。所以，在此之前，每常对别人说起我本是三垛人时，对方总有些诧异，似乎不知道光福寺的所在，就不能算三垛人似的。由此可见，光福寺在三垛的名气或人气了。其实不知光福寺的原因很简单，一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便能解释一二了。我的小学、初中全在三垛最偏远的东南方的学校读完，常年家与学校两点一线地走动，业余时间基本上在家务与农活上消磨了。即便是偶尔随父母来镇上采办年货或卖粮食，也是只顾惊奇地围绕着商场柜台流着口水、看花了眼，哪里还有唐僧般虔诚烧香遇寺扫塔的兴致呢？

其实我不知道光福寺的所在，问题还不算大，有一些人不知道，就真正受人嘲弄与埋怨了，那便是中巴车司机。家乡沿途的中巴车最大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招手即停，即停即上，随处可下。二是载客人数超强，交通部门核准的载客数字只是毫无意义的符号罢了。明明座位已经坐满，售票员还是满脸堆笑地对站在车门口满怀疑虑地向

车内张望的客人，自信十足地说，上、上、上，有座位，好坐呢。前面马上就有人下车了，似乎她能变出若干座位似的。恰也奇怪，遇上节假日，年关岁尾之类人流高峰时，尽管座位坐满了，车内也站满了人时，售票员照样能把客人塞进来，仿佛此车就是西游记中的无底洞。第三个特点是等候相当耐心，大有守株待兔之势，这一点常常引起先上了车又要着急赶路的乘客的不满，他们便用“下车”来威胁司机开车，而司机则用再等三、五分钟来应付，不过，许多人怀疑司机采用的不是北京时间，嘴上说三五分钟，有时半个小时车子也不动，如果乘客反应再强烈些，智商高的司机就立马发动车子，用轰轰作响的马达、不住抖动的车身和起身欲走的态势来抚慰焦躁不安的乘客，但车是不向前跑半步的。因为，右侧的小巷深处来了两个人，说不定要跟车呢，再等等、再等等。如果说上了车又迟迟不走让每个乘客怨声载道的话，随处可停可上车下车可以说是大快人心的。不管

你站在那儿，只要冲着车一招手，车就停在你的身边，仿佛刹车在你的手里。你刚上车，售票员便招呼着，哪里下，提前说下哟。我佩服司机简直就是个活地图，随你说出沿途的哪一处，他都能准确地停好，比如某个超市、某个学校、某个路口等。当然，也有极少的例外。我第一次听说光福寺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例外中得来的。乘客在行进的车上躁脚，着急地大声地嚷着停车、停车！司机赶紧刹车，乘客边收拾行李便埋怨道，不是早告诉你在光福寺下的吗？车门一开、一关，司机一脸无辜与茫然。也许，他忘了此处要停一下车，也许，他与我一样，竟也不知光福寺的所在。

光福寺位于三垛镇西边光明桥的东首路南。因为紧挨着大桥东首引桥，又是个下坡，倘若在车上，一擦身便过去了，给你目光留下最大的印象就是高大的牌楼与四个大小差异的石狮子了。牌楼虽然气派，不过上书的金色“光福寺、利生、弘法”字样倒不大，四个石狮子脖颈处还依然扎着红绸，好似小学生的红领巾。牌楼的两侧与对面便是多家威风八面的商场，夺人眼球的广告招牌与扣人心弦的广告语让躲在牌楼后的光福寺显得那样的落寞。站在牌楼前，我常常感觉到，牌楼的作用其实倒不是为了凸现寺庙，而是似乎防止两侧商场的挤压，倘若东西再合拢一点，光福寺的高僧们就该进出无门，只能闭关修炼了。

光福寺也有热闹的时候，每年到了某个佛的生日，或得道日、或佛教节日，比如农历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的诞辰，农历六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农历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等，寺门口便摆满了香摊，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地买香烛进寺祈祷。只是，这种热闹最多维持一个上午，午饭一过，香摊便踪迹皆无，两侧商场内高分贝音响开始此起彼伏地肆无忌惮地吼着“小苹果”。此刻，即便寺内高僧们拼了命地敲木鱼，直着脖颈唱佛号，也无济无事了，只好三缄其口，等待最后一缕夕阳的余晖掠过高大的观音石像。观音石像面朝南方，一心要回南海的家。

三垛的光福寺

□ 周顺山

盂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